

# 冰心春节剪影：浮世沧桑中的年味

□ 赖浩然



冰心

岁朝清供的水仙，爆竹硝烟里的墨痕，世纪老人冰心的春节记忆，恰似她清隽笔触下流淌的时光。烟台水师营外的海风曾裹着咸腥的年味漫过童年窗棂，北平四合院的雪光曾映亮抗战时期与学子共守岁的青瓷烛台。冰心总在红笺上以柳体楷书录东坡守岁诗，茶烟氤氲间与家人玩“干支属相”联句。晚年病榻前犹剪燕穿梅的窗花，将九十九载春秋凝作宣纸上那枝不肯褪色的东风第一枝——原来文学家的年节，是把浮世沧桑都酿成了含着泪光的温馨。

## 童年福州：荔枝树下的榕城年俗

冰心，1900 年出生于福州三坊七巷的谢家大宅，这座晚清文人宅邸的春节，藏着闽地特有的烟火气。她在《我的故乡》中回忆：“除夕的前几天，母亲和姑母们就忙着‘扫尘’‘擦门楣’‘贴春联’，父亲则在厅堂正中挂上‘天地君亲师’的牌位，供上福建特有的‘福橘’和‘红柑’。”那时的福州，春节前有“馈岁”习俗。冰心的祖父谢銮恩是当地名士，家中常有文人雅集。她记得：“大人们围坐八仙桌写春联，我总爱趴在桌边看父亲写‘一元复始，万象更新’，墨汁的香气混着水仙花的清甜，是年味儿最初的记忆。”1903 年春节，不满 3 岁的冰心被父亲抱着参加家族祭祖，供桌上的红烛映着她好奇的眼睛，这个画面后来被她写进《寄小读者》：“烛火在祖父的银须上跳动，像极了 he 讲的《三国演义》里的战场烽火。”

后来，冰心又在福州过了两个春节，即 1912 年与 1913 年。当时，她居住在南后街上，这是一个花灯的世界，整条街上多为灯铺，家门口的“万兴桶石店”除售卖红漆金边的伴嫁桶具外，亦售各式花灯：“上面画着精细花鸟人物的大玻璃灯、纱灯、料丝灯、牛角灯等，元宵之夜皆点亮，真是‘花市灯如昼’，游人如织，欢笑满街！”而孩童手中的玩灯更添意趣：“最好的还是灯笼。福州方言‘灯’与‘丁’同音，故送灯数目总比孩子多，取添丁之意。那时弟弟们尚幼，多的那盏总归我。这些灯有纸的、纱的、玻璃的……屋墙上挂‘走马灯’，绘‘三英战吕布’；手中提两眼活动的金鱼灯，另手牵脚下带轮的‘白兔灯’。”墙上、手中、地下的花灯间，十二三岁的少女笑靥如花，花灯为她的童年缀满斑斓色彩。

这期间，冰心开始接触新文学。1913 年春节，她收到表兄送的《新青年》创刊号，在文学革命思潮中首次尝试白话文春联：“大海潮平帆竞爽，少年笔健万言新。”父亲看后大笑：“这孩子的字里有海风的劲道！”

冰心童年主要在烟台度过，大海、水兵、军舰与炮台构成她的成长舞台；若非福州花花树留下的绚烂记忆，故乡的年味或难与烟台媲美。

## 烟台岁月：海风中的北国风情

1904 年，冰心随父迁居烟台芝罘，在海军公署的四合院中度过多个春节。她在烟台的童年，既有海边山上的孤单独往，亦有锣鼓喧天的热闹时节——从前称“新年”、今谓“春节”者。那时她家住在烟台海军学校后的东南山窝，附近仅数村落，进市区需越东山，堪称冷僻一角，然“过年”仍是全年最隆重的节日。节前几日，最忙碌的是母亲杨福慈：打点孩子们的新衣鞋帽，备足全家半月肉食。小冰心见母亲系围裙、挽袖子，往大坛中装塞满“红糟”的喷香糟肉，以酱油、白糖及香料煮卤肉，还蒸数笼红糟年糕。旁立馋嘴孩童，亦有厨师与余妈帮忙。父亲谢葆璋则为放学的孩子们准备新年娱乐。海军学校就读的堂哥、姑表兄、舅表兄、姨表兄等足有七八人。父亲从烟台市区买回锣、鼓、箫、笛、二胡、月琴等吹打乐器，奏起来热闹非凡。小冰心挤不进乐队，只得白天放父亲买的鞭炮，夜晚玩烟火，大的如筒状置于地，火树银花，璀璨夺目；最爱那最小巧的“滴滴金”——纸捻卷火药，点燃后嗤嗤作响，迸出点点火星。

初一晨起，冰心姐弟换上新衣新鞋，先拜祖宗（家中不供奉佛，供桌仅有牌位、香烛与祭品，此桌酒菜即为新年午餐），再向父母长辈拜年。她所得压岁钱多为——圆铿亮的墨西哥“站人”，均请母亲代为收存。

最有趣的是各村来耍“花会”的农民——冬闲村民扮演“跑旱船”“王大娘铜大缸”等节目，女角多为村中青年。鼓乐前导，孩童簇拥，至冰心家门口便团聚演唱，乐声伴滑稽唱词，引得众人笑声不断。表演毕，家人以烟酒、点心和红包慰劳，此村刚去，彼村又至，最先来的总是近邻金钩寨的花会。

冰心在《往事（二）》中记录：1911 年春节，辛亥革命刚过，父亲守岁时为她讲“驱逐鞑虏”的故事，窗外月光照在他海军制服的铜纽扣上，“那一刻我忽然懂了‘家国’二字的分量”。

## 上海尽孝：陪慈母走完最后的岁月

1929 年 12 月，燕京大学梅香未散，冰心已携着中国旅行社的船票订单南下。彼时国历推行，元旦假期为唯一归省时机；津浦铁路因军阀混战中断，她只得取道平津铁路赴天津，再转海轮往上海。12 月 18 日，北平站人头攒动，二等票售罄，她咬牙购了两张昂贵的特快车票，与丈夫吴文藻同赴天津。国民饭店寒夜，焦虑引发慢性肠炎，她上吐下泻，次日仍强撑病体登船——官舱虽为“软卧”，七八平米的空间却塞四铺乘客与行李，孩童哭闹，柴油味与汗臭交织，三天三夜颠簸中粒米未进。

12 月 22 日傍晚，浦东码头寒风里，冰心踉跄归家。推门脱口问“太太好了吗”，俯身唤“妈”时，见母亲杨福慈骨瘦如柴，气息微弱，仅能以悲喜目光相迎。家人告知，为瞒病危，谎称女儿自行返家，母亲却早看穿：“她在船上，许是想着自己已是没娘的孩子了。”父亲谢葆璋悄叹：“我六神无主，心都碎了。”

此后半月，冰心与弟妹轮流守夜。母亲骨痛难忍，却忌忌：“我好了，你们去睡。”见女儿衣衫单薄，挣扎提及黑路驼绒袍子：“去年见文藻时，我就穿这件。”弥留之际仍记挂父亲六十大寿、北平读书的二弟与海外漂泊的小弟，对冰心喘息道：“辛苦你了，等我事了，你好好睡几夜便回北平。”佣人叹道：“太太永远是这样疼人。”

1930 年元旦刚过，1 月 3 日为父母结婚四十周年。冰心购来熏鱼、烧鸭，于母亲床前设小圆桌，点亮红灯，推父亲坐床边笑称“新郎来了”。

母亲望团聚家人，虚弱而笑——她幼年丧母，却得良人，育佳儿，此生无憾。

1 月 5 日夜，母亲突高声与父亲争执：“把安眠药给我，我不愿再拖！”冰心跪伏哀求，母亲却只望父亲。药丸入喉时，那句“又不是今后就见不着了”令父亲骤然悲戚，冰心浑身战栗。次日回光返照，母女彻夜长谈，母亲竟觉饥饿，短暂回温终成诀别。1 月 7 日腊八节，母亲在“放我去吧”的哀求中溘然长逝。

万国公墓钢棺中，除家人青丝，尚有母亲珍藏三十年的冰心胎发与“斐托斐”金钥匙。下葬时，她感到自己的那颗心随母亲沉入了黑暗中。

母亲逝后，父亲蹉老，弟弟们茫然无措。冰心强压悲痛，如母亲般照料家人：为父亲暖被，替弟弟规划前程，重织散落亲情。1931 年，她和家人返回北平，将沪上哀恸化为笔尖力量。多年后，三孩绕膝，她方悟：母亲的生命，正以爱与责任的形式在她身上延续。

## 北京成年：作家笔下的春节哲思

1923 年，冰心赴美国留学前的最后一个春节，在北平铁狮子胡同寓所度过。此时她已发表《繁星》《春水》，成为文坛新星。日记中写道：“除夕夜，弟弟们在院子里放烟花，我却在灯下给母亲写信，忽然觉得‘团圆’二字，原是离别最好的注脚。”是年作散文《新年试笔》，将春节比作“时间的门槛”：“我们跨过去，带着旧岁的记忆，也带着新年的期盼，恰如门前的老槐树，落尽了叶，却藏着满枝的春。”

1931 年春节，冰心执教燕京大学，恰逢九一八事变后首个新年。她拒友人宴饮之邀，于寓所写《给小朋友的新年信》：“今年的爆竹声里，有东北同胞的哭声。孩子们，愿你们的新年愿望里，多一份对家国的担当。”该信发表于《晨报》，引发热烈反响。

冰心在春节始终保持简朴温馨的传统。外孙陈钢回忆：“外婆家的年夜饭永远是四菜一汤，她会亲自包‘元宝饺子’，把硬币包在里面，谁吃到就寓意新年吉祥。”1994 年春节，冰心在给小读者的贺年卡上写道：“春节是爱的节日，爱家人，爱朋友，爱这生生不息的世界。”

她晚年在《我的春节记忆》中总结：“我经历过清王朝的最后一个春节，也见证了新中国的第一个春节。时代在变，但春节的内核不变——它是中国人用爱编织的时间纽带，连接着过去、现在与未来。”

# 北平沦陷时期的春节生活记录

□ 鲁文

董毅出身于一个旧官僚家庭，原籍福建，随父母在北平居住。1938 年 9 月，董毅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，毕业后到伪联合准备银行（简称“联银”）做事，是一名生活在沦陷区的中国青年。

董毅有记日记的习惯，北平沦陷后，饱受外寇奴役、社会动荡之苦，日记记录了他的个人经历、家庭生活、人情往来以及不甘为亡国奴的心路历程，其中 1939 年、1940 年、1941 年、1942 年、1943 年的日记完整记录了当时春节期间的活动，反映了日伪统治时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、社会心理和风俗礼节。由于北平沦陷时期普通市民生活的资料存世不多，关于年节的书写尤为缺乏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董毅日记可谓是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。

由于日伪的严酷统治，董毅日记多是记载生活琐事。正如他在日记中所言：“现在的日记翻开来看看，只注重自身的记录，亲戚朋友都很少记载，关于国家政治更是绝口不谈。处此时局，也只学学金人缄口，概不过问得好。”

## 1939 年：看电影过年

董毅父亲董元亮曾任浙江劝业道、奉天财政厅厅长等职，是清末民初的诗人，与许多文人墨客、政界名流都有往来。董元亮有 6 个子女，原配夫人早逝，生有一子一女；后纳妾张令华，育有三子一女，分别为董毅、董刚、董恭和董淑瑶。受父亲影响，董毅对文学很感兴趣，考入辅仁大学后，选择了国文系。

除夕早上，家里就开始忙碌了，先是挂画，“又这个又那个的也不知道干了多少零碎事”。董家是老派家庭，过年过节自然有很多规矩，但家里有仆人，这些事用不着董毅，“自己什么正经事都没有做”，于是便到平安电影院看电影去了。电影叫《苏伊士运河》（当时译作《苏黎世运河》），是一部美国片子，1938 年 10 月在美上映，几个月后便传播到了中国。关于这部电影，董毅在日记中记道：“片子可以算是有点历史性的，是描述法少年雷赛布情场失意以及开发苏黎世运河的艰难，在困苦中奋斗的经过。”看完电影后，董毅在街上买了许多东西，回家后“上供，拜祖先，又辞岁，照规矩表演一番”，这一年的除夕便结束了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两个仆人家把收拾得干干净净，“像过年的样子”。亲朋好友来家拜年，第一个来的是“斌和她母亲”，斌是董毅的初恋女友，两人如胶似漆，几乎天天在一起。但斌称呼董毅“表叔”，两人交往遭到家人和舆论的反对，

在中国数千年的礼教制度下，他们的感情几乎看不到未来。“老没露脸”的大哥（董毅同父异母的哥哥）也出来了，陪在父亲身边；董毅中学时的老师来给董父拜年，董毅与老师很久未见，相谈甚欢。

1939 年春节，由于董元亮生病卧床，并且经常发病呕吐，所以节日期间一切从简，与以往相比，这个年过得有些冷清和单调。

## 1940 年：在女友家守岁

董家忙了半个月，准备今年的除夕年夜饭，董毅记述甚详：“菜做得也差不多了，一大锅的猪肉、肝、肚子，一大锅白菜汤，两碗米粉面，两碗八宝饭，一碗炸酱，一碗栗子肉，一碗海参烧肉，一碗酸辣汤，这就是我们的年羹。”

下午董毅看了会儿书，开始吃年糕，接着吃年夜饭。这是董元亮离世后的第一个除夕，董毅非常难过，“心里翻了底似的，于是也就吃不下东西去了”；饭后，董毅带着弟弟妹妹去西院上供。父亲去世后，董毅与董家分家另过，作为新家庭的长子，所有事情都要他出面奔波，甚至弟妹的家长会也由他出席——董毅代替父亲挑起了家庭重担。

晚上，董毅带着弟弟和斌去大栅栏朋友家玩儿，大家一起做游戏，直到凌晨才回家。路上董毅告诉董毅，这是她第一次这么晚回家。她还和董毅撒娇：“你要是在我家伴着，我就不睡觉！”董毅答应了她。到斌家已经两点多了，董毅陪着斌和她的妹妹到房间，三个人坐在床上，用被子盖着腿守岁。董毅给她们讲故事，后来又掷骰子，“消磨这残夜”，天亮后才回家。

这是董毅第一次在别人家守岁，还和恋爱女友在一起，“真是一个可纪念的日子”。过年期间董毅每天都和斌见面，他希望两人单独在一起，至于将来会怎样，他在日记中无奈地写道：“将来自有将来去安排吧！”

## 1941 年：吃不饱的春节

这一年的春节，董毅过得索然寡味，因为斌已经与他分手，春节后就准备订婚了。

除夕这天，佣人陈媪请了假，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，董毅心中烦闷：“午饭又耗到一点多才吃上，还得自己洗碗，真烦。”午饭后，独自跑到真光影院看电影《新月》，这是一部美国歌舞片，不好看，只有几首新歌剧还可以听。晚上董毅去西院上供，拜过祖宗又去拜父亲遗像，“心中另外一种悲感”。大哥大嫂都在家，“大家在一

起拜又是一种风味”。

向大哥大嫂辞岁回家。董毅记道：“今天晚饭分外丰富（‘分外’只是比我们日常所食而言），大家也吃得肉足饭饱，饭后无事围蜡看书报。”日军加紧了对外沦陷区的经济掠夺，北平民众生活日趋艰难，日伪推行粮食配给制度，后来华北出现大饥荒，粮食配给也不能保证，物价飙升。这种情况在董毅日记中如实展现：

昨天三块豆腐，两把菠菜，代价两毛。大米一百廿八元一石，次米三毛七八一斤，还没处买；面一元八一斤。其余无不奇，即不知以后如何生活也！言来不胜浩叹，见面时人人皆为过日子问题暗暗切齿发愁不已。

董毅没有收入，只有靠父亲留下的遗产和典当物品维持生计，年夜饭“分外丰富”背后的滋味只有他自己知道。晚上九点多钟，董毅与弟弟一起逛街，想起去年此时与斌同行去大栅栏朋友家的情形。而斌行将订婚，“今年已有如此差别，不知明年更变成什么样子”。

## 1942 年：外出拜年

按照老规矩，三年守孝期间不能到外人家拜年，今年制满，董毅腊月就发出了二十多份拜年帖子，先生和同学都有。

物价比去年又贵了许多，年夜饭只做了六个菜，一家老小吃团圆饭。第二天，董毅穿了新袍子，外出拜年。中午回家吃了饺子，午后带了茶叶和糖果去女友刘淑英家。刘淑英是董毅的辅仁同学，大学四年级时相识，很快便陷入了爱河，两人的交往得到双方家庭默许。到刘家后，董毅见她穿了一件短皮大衣，没戴眼镜，头发随随便便——情人眼里出西施，这一切在董毅看来都是那么美好。

两人一起到北房给刘淑英父亲拜年，然后到她屋谈笑，不知不觉到了下午六点多。刘淑英留董毅在家吃饭，他不好意思，告辞回家，走到菜市场，“还有警察检查行人”。董毅虽然软弱善良，但毕竟是知书达理的青年学生，对屈辱的亡国奴生活深恶痛绝，在日记中用含蓄的文字记录了日伪压迫百姓的恶行，表达了他的民族情感和爱国情怀。

## 1943 年：凄冷的节日

董毅的许多同学和朋友不甘日伪的监视和压迫，纷纷南下，女友刘淑英也去了西南大后方。由于家庭拖累，董毅无法离开，他需要挣钱养家，照顾多病的母亲和年幼的弟妹。大学毕

1934 年除夕，北总布胡同三号的“太太客厅”里，壁炉的火光映着林徽因含笑的眉眼。她穿着月白色软缎旗袍，指尖拈着一副刚写好的春联，墨汁未干的联语“一元复始，万象更新”在暖黄灯光下泛着光泽。梁思成踩着木梯贴窗花。窗外的爆竹声隐约传来，混着胡同里小贩“冰糖葫芦”的吆喝，将这座古城的年味酿得愈发醇厚。

1904 年，林徽因生于福州南后街的林氏老宅。这座闽都古城的春节，是她记忆里最鲜活的底色。福州人过春节讲究“三坊七巷”的市井烟火：腊月廿四“送灶神”要供糖瓜，除夕夜“围炉”必吃太平燕，大年初一清晨，孩子们要踩着祖辈留下的“脚踏糕”出门，寓意“步步高升”。少女徽因最爱跟着堂兄们去逛花市，朱红的春联、金粉的福字、染成五颜六色的荸荠，都让她着迷。她的书法启蒙，便始于父亲林长民在除夕写下的那副“春归大地人间暖，福降神州喜临门”——笔锋里既有闽派书法的灵动，又藏着知识分子的风骨，后来她为东北大学设计校徽时，那道劲的线条里或许正藏着少年时春联的影子。

林家的年节总带着书香气息。作为晚清名士林孝恂的孙女，林徽因自小跟着祖父读诗词。大年初一的家宴上，祖父会让孩子们以“春”为题作诗，徽因曾写下“荔红时节又迎春，香未改鬓毛新”的句子，被祖父赞为“有易安风骨”。福州特有的“红团”（糯米制成的圆形糕点）是她的最爱，祖母总把红团捏成莲花、鲤鱼的形状，说“我们徽因要像这红团一样，日子过得团团圆圆”。多年后，她在给女儿梁再冰的信中还提起：“北平的点心再精致，也不如老家红团的糯米香。”

1930 年代的北平，林徽因的“太太客厅”是文人雅士的聚集地，而春节期间的聚会更添几分热闹。1933 年除夕，沈从文、金岳霖、费慰梅等好友围坐炉边，林徽因亲自下厨做了一道福州菜“佛跳墙”，陶罐里的海参、鲍鱼在文火慢炖下散出浓郁香气。金岳霖捧着酒杯打趣：“徽因，你这菜比你的诗还动人。”她笑着回敬：“金先生要是能写出‘你是人间四月天’，我就天天给你做。”窗外飘起小雪，梁思成弹起了钢琴，林徽因跟着哼唱《送别》，壁炉里的柴火烧得噼啪作响，将寒冬的夜烘得暖意融融。

据费慰梅在《梁思成与林徽因》中回忆，1935 年春节，林徽因特意为外籍友人准备了“中西合璧”的年夜饭：既有北平的涮羊肉，也有福州的鱼丸汤；饭后的甜点是她亲手做的“核桃酪”，上面撒着从家乡带来的桂花蜜。席间，她拿出刚完成的《平郊建筑杂录》手稿，兴奋地讲述发现唐代建筑的过程，说到兴起时，竟忘了给客人添酒。梁思成无奈地摇头：“你呀，一谈起古建筑就像孩子过年。”那一刻，她眼里的光芒比窗外的烟花还要亮——对她而言，探索中国建筑的奥秘，或许就是最珍贵的“新年礼物”。

1940 年，抗战烽火中，林徽因一家辗转迁至四川李庄。这座长江边的小镇没有北平的繁华，春节却自有一番质朴的温暖。林徽因肺病加重，整日咳嗽，但她仍坚持在除夕那天打扫屋子。她用废报纸剪出简单的窗花，贴在土墙上；梁思成去镇上买了两串鞭炮，说要“驱驱晦气”。女儿梁再冰在日记里写道：“妈妈坐在竹椅上，看着爸爸给弟弟削木枪，阳光照在她苍白的脸上，像开在寒冬里的蜡梅。”

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年夜饭只有一碗腊肉炖萝卜，林徽因却把它做得格外香甜。她给孩子们讲福州春节的故事，说祖父曾带着她去看“游神”，鼓乐声里，戴着面具的“八将”威风凛凛。说到动情处，她轻轻咳嗽起来，却笑着说：“等抗战胜利了，咱们回北平过春节，我带你们去逛广甸庙会。”那个夜晚，没有爆竹，没有盛宴，只有煤油灯昏黄的光，映着一家人相依的身影。多年后，梁再冰在《我的母亲林徽因》中写道：“李庄的春节是苦的，却让我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团圆。”

1954 年春节，林徽因已住进北京同仁医院。窗外的鞭炮声此起彼伏，她却只能躺在病床上，透过窗户看别人的家。梁思成带来了她最爱的海棠花，插在玻璃瓶里，她说：“这花比年画还好看。”无论身处繁华还是困顿，她始终像一朵盛开的花，用温暖与诗意点亮岁月的灰暗。

她的春节记忆，是福州南后街的荔枝红，是北总布胡同的文人雅集，是李庄岁月的蜡梅香。正如她在《窗子以外》中写的：“所有的活动的颜色、声音、生的滋味，全在那里的，你并不是不能看到，只不过是永远地在你的窗子以外罢了。”而春节，就是她推开窗看到的最美风景——既有传统的温情，又有新知的光芒。

# 林徽因的春节风雅

□ 李玉林



林徽因